

常熟縣儒學志卷之七

雲杜李維柱本石甫裁閱

旌川朱朝選維玄甫

參閱

延陵朱正定在止甫

邑諸生繆肇祖

朱曾省

嚴 柟纂輯

許士柔

陳振孫

尤之泗同纂

國學生蔣國珙校梓

碑文志小序

虞庠剗於宋俛新俛圯與夫彝器之存缺學
田之廢寘未有詳焉余問之故老故老無以
應獨有片石可語然不能一二矣邑志所載
未必具存存者未必其所載遺文逸事在所
載所聞外可勝道哉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以
石代金同乎不朽至其剝落也無異庸器之

常

一

一百八十五



殘闕考古者愍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何以覆按如指諸掌昔文章家有言碑披文以相質又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以此引繩概多刪棄余憇夫事之莫攷未暇掎摭也謹盡載諸左方

朱正定識

國朝御碑

禮部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校生員爲建
言事理本部照得學校之設本欲教民爲
善其良家子弟入學必志在薰陶德性以
成賢人近年以來諸府州縣生員父母有
失家教之方不以尊師學業爲重係身惜
行爲先方知行文之意眇視師長把持有
司恣行私事少有不從卽以虛詞徑赴

京師以惑

當

三

二百七十四

聖聽或又暗地教唆他人爲詞者有之似此之
徒縱使學成文章後將何用况爲人必不
久同人世何也蓋先根殺身之禍於身豈
有長生善終之道所以不得其善終者事
不爲已而訐人過失代人報讐排陷有司
此志一行不至于殺身未知止也出榜之
後良家子弟歸受父母之訓出聽師長之
傳志在精通聖賢之道務必成賢外事雖
入有干於已不爲大害亦置之不忿固性

含情以拘其心待道成而行行豈不賢人者歟所有事理條列于後

一今後府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干於家已者許父兄弟姪具狀入官辨別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公門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志者少愚癡者多其父母賢志者子自外入必有家教之方子當受而無違斯孝行矣何愁不賢者哉其父母愚癡者作為多非

子既讀書得聖賢知覺雖不精通寔愚癡父母之幸獨生是子若父母欲行非為子自外入或就內知則當再三懷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及死地必欲告之使不陷父母於危亾斯孝行矣

一軍民一切利病竝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

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一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辭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齎赴

京奏

聞再行面試如是真才寔學不待選舉卽時錄

用

一爲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皆須誠心聽受若先生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已長妄行辨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

一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愚蒙勤考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惰

一 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較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爲良善斯爲稱職矣

一 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齎赴

京

奏如果可採即便施行不許坐家實封入遞

六

三百廿

一 民間凡有冤抑干於自己及官吏賣富差貧重科厚斂巧取民財等事許受害之人將實情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非干自己者不許及假以建言爲由坐家實封者前件如已依法陳告當該府州縣布政司按察司不爲受理及聽斷不公仍前冤枉者方許赴

京伸訴

一江西兩浙江東人民多有事不干已
代人陳告者今後如有此等之人治
以重罪若果鄰近親戚人民全家被
人殘害無人伸訴者方許
一各處斷充軍及安置人數不許建言
其所管官員毋得容許
一若十惡之事有干

朝政實跡可驗者許諸人密竊赴

京面

奏

一前件事理仰一一講解遵守如有不
遵竝以違

制論

一欽奉

敕旨榜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立臥碑
依式鐫勒於石永為遵守

右榜諭眾通知

此碑樹于明倫堂左

嘉靖五年

皇上作敬一箴詔天下刻碑於學宮建亭以奉之箴曰

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
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
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
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
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
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

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閒
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
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
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
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貫于忠貞我其任
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旣修
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
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
斯謨主敬協一周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

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
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
聖諭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
味思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
爲註釋與卿等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學士臣張璁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賞

九

二百四十五

賜內閣范浚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
嘆曰至哉

聖人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爲必求
其端於天今陰極陽生實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之時也在易之卦爲復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心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
有感焉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
箴及程頤四箴實養心之大目也况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視聽言動尤當加謹者
也臣於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
箴乞

畱神

省覽

聖諭輔臣張璉

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

嘗

十

一百九十九

前日因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
其義不能欲已之心未放過只勉強註畧仍
咨于卿等欲爲藻潤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
刻石豈不取人笑乎朕自念上荷

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
之時再註四箴須賴卿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璉謹

奏昨者伏承

聖諭仰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子有言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臣切謂范浚心箴舉其綱程頤四箴列其目相爲發明者也臣以此用功餘三十年莫知有得今

聖明啓發一至于此真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臣何能贊一辭第當刻石頒布以覺斯世以廣

賞

十一

二百五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秘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摹

宸翰與心箴註竝行刻布以爲斯民斯道之幸

聖諭輔臣張璪

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

思之程氏見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後人其
功至矣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
奪子故朕又述數語于未云與卿先藻潤停
當然後書示內閣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臣張璉謹

奏伏承

頒示

御註程頤四箴臣仰惟大哉

皇言皆根諸身心達諸政事真見

帝王之學與儒生大不同者也何能復贊一辭

但末加獎愚臣實不勝惶懼臣竊自

念所務之學雖不逮程頤而所遇之

主實萬爲過之頤在英宗朝代彭思永爲濮議

論猶未定况

皇上繼統與英宗繼嗣實大不同使頤居今之

世議今之禮豈得復守濮議之說哉

謹將

御註四箴與范浚心箴通摹

宸翰竝行刻布以嘉惠天下後世

聖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大學士張璁以宋儒程頤所作視聽言動四箴來告朕深切有益于學朕讀已旬日輒述數語權爲註解用錄出以示卿等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臣謝遷臣張璁臣翟鑾謹

題

皇上所註范氏心箴及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

已刻石乞

敕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

永久仍

敕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

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

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采納但亭宜有名伏乞

聖明敕定頒示內外一體遵行臣等又仰思
皇上前所著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爲親切宜與

前五箴竝傳合令工部將

敬一箴重刻一通設於亭中五箴并節奉

聖諭共六通分列左右以成

一代之制其於風化良有裨益謹題請

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敕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禮工

常

古

二百四十七

二部知道

宋儒范氏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
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徃古來今
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
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
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

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

氏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爲三才有非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與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真氏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爲後世告其致意也深

常言

五

三百九十三

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程子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視聽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頤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聽言動四者或不能中

此乃受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得之視聽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入理然視居其首焉程氏說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惟明卽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爲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爲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爲要焉果以此爲則深爲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爲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竝進用舍不至於倒置矣嗚呼察之

程子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此程氏言聽之要說道視聽乃爲出言之機一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視之之道此言聽之之道夫人之於視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

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盡其善可也
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爲要焉若聽之不審
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
正勿使甘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爲
誘惑書云聽德惟聰卽此意也蓋人生之于
天具耳目口鼻之體口之與鼻無所禁者惟
耳目爲重故以視聽爲戒朕論之曰口與鼻
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於視聽
乃彼之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

辛酸苦嘗之自能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
嗅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則愛其豔麗耳之
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豔麗音律皆人爲
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
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旣
能卓然先覺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
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又云庶頑讒
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於聽納
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

讒言可信近于遜我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
淺哉但使吾心泰定不爲諂佞之徒以惑則
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當惟吾心
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

程子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
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

當

六

二百五

樞機者譬戶之軸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
喜好程子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其妄出輕
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其中焉言易則
至於狂誕言煩不免于支離非聖賢之法言
不敢道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
而論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
經傳然後可以爲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
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
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

於言必加謹焉而人君之言尤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綵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紱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故凡出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用已之聰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

賞

九

二百六

程子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卽天理欲卽人欲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機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爲其所當爲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墜失

狂躁之病戰兢惕勵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
君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爲
當求合乎道理察其當爲與所不當爲精別
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爲尤重焉蓋君
者以一身而宰萬事不可適已之欲與夫聽
讒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強而好征伐或
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
姑說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亾之禍隨之是非可不畏
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
之

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
君者乃吾輔臣張璪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
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子必知矣
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
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于學特因是而註釋
其義于是嘉璪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
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璪也哉用錄

此于未云耳

嘉靖丁亥歲季冬越三日註

已上碑七座樹于尊經閣後

元朝御碑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
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

常

三

二百二十二

盛典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奚啻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
皇元主者施行

大德十一年七月 日

至大三年十二月平江路常熟州儒學教授

臣唐泳涯立石

奉議大夫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廉勸農事

臣韓居仁書

此碑樹于戟門右

宋朝文

重建大成殿記

宋魏了翁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實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左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焄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緝浮蠹

常熟

三

二百八十六

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爲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于郡于部使者爲廩以貯之經始于端平之二年

之冬竣事于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
宮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
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
發揮無餘貌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
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
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
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竝列
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卽其
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
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
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
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一語若譏之而
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
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
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
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
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
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旣子且

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邑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旣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毋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此碑樹于禮門左

吳公祠記

宋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
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
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
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
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
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膾食
常

三

三百四

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
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
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仲
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
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
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
之教其行于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
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
之外爰自太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

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以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

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此碑樹于子游祠中門右

常

三

三百八

教育言氏子孫記

宋袁甫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爚移書諭余曰聖道藜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

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

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况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絃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斯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夷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脩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

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迺爲之書

此碑樹于禮門左

平江府增置常熟縣學新田記

宋孫沂

知平江府事祕閣編修戶部鄒公開府之明年
綱舉目張賦不加歛郡計有羨內不以實囊橐
外不以奉苞苴顧庠序風化之原而教養師帥
之任今廩稍之入者猶舊而矜佩之來者日多

常熟縣志卷之五

三九

三百七

每食無餘責難他諉而世之沽養士之名者徃
徃取財於贓罰撥田於拘籍猶之盜泉之水度
必有寧渴不飲者其可效尤乃斥郡帑之羨買
田民間時直不虧而售之者無難色歲入有實
而得之者非具文常熟隸邑之一而所增田數
如許則府與他邑可知增田之令旣下各邑士
子皆請刻石以詔方來常熟之士屬筆于沂靖
惟沂不才負丞且嘗攝郡廣文之席知顛末爲
詳故不辭而爲之書昔魯僖公修泮宮詩人頌

之曰永錫難老曰眉壽無有害又曰翩彼飛鴉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公方以清德受
知

明天子奉

詔登朝一歲九遷無足爲

公道惟眉壽難老乃多士之所一飯必祝者鴟
鴟非祥禽桑黹非嘉實而魯人之頌如此况吾
邑之士德公之賜如鸞鳳之飽于竹實甘露者
乎繼自今爲邑士者益思禮耕義種學耨仁聚
以無負新田美才之意敢併舉此以爲公頌且
常熟
三十
二頁七

望

此碑樹于明倫堂右

修復經界記

宋杜範

泲右多大縣常熟田賦始與他小郡等紹興經
界迨今未百年舊額僅存籍之在官漫不可考
胥吏飫口腹養妻子其間朝窳暮易蠹弊百出
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無田者有之重以濱江

水嚙與夫抵罪而沒於他司者日侵月廣故昔
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七萬二百
石爲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于官者僅
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
利擅豪貴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
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燾
實領是邑問民病苦皆愀然蹙額以賦役不均
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曰籍壤滋久新
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

常

三十一

三百三十四

孚惧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
蠲弛苛歛孜孜凭案日與父老相唯阿于庭居
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
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于是考舊額選衆
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
土俗損益之鉅式以徇禮致鄉都之受役者詳
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衆皆歡
然率職田若地標氏名畝步于膝間驗其實者
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

羸者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實業昔之逋券
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
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
書悉從官給土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
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家小大競勸如
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十
係其履畝而書也係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
形爲魚鱗圖而又秤官民產業于係爲類姓簿
類都保鄉于縣爲物力簿經始于端平二年之
賞

賞

三十三

三百三十五

夏訖事于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有均其折色
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
高下之不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
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入隸諸司餘民田得
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千三
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業受常
賦爲砧基簿印于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詣
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重困雖惇嫠幼孤皆
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污吏猾胥不得加

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靡亂若改邑而粲殊之也于是常熟始以佳地稱于浙右他大郡莫儷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趨之唯恐後矣王君以書來求誌曰爚不韙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貳相與叶力以躋于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允賴後之人猶之水焉澄而清之惟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惧其弗永于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

常熟

三十三

三百卅六

者余曩嘗督斯役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芻視他邑猶有窘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役于數月之間上下恬然相安若未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以語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謗讟竝興遲以三年而復頌歌之君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却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則君其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誌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按斯籍也披斯圖也毋玩

其成而易之也毋恥于隨而禁之也毋付之吏
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輸上
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澗右佳地而焜燿言游舊
里于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
世施于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迺
創義役以息訟脩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
具舉耳目煥新蓋疾病旣去精神必復衣冠儼
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
有意于民求君之所以易于成者做行之則是
常熟

常熟

三

言

役不患其難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予之誌也
豈徒爲常熟邑人而已哉

此碑樹于禮門右

宋丞相文天祥書忠字碑跋

凡厥細民猶知供賦稅出力役以事

一人矧士之讀書行義享爵祿而被榮寵者寧
忍自私其身念作成養育莫非

君恩庶幾竭心圖報而不愧乎爲臣

宋丞相文天祥書孝字碑跋

事親之道不遠於身知已之所以愛吾子則知所以愛吾親惟養生與送死在致勞而服勤必順乎親斯可爲人世有愛親不若愛子者是謂之悖

天逆倫

二碑樹于禮門左右其背卽夏時正進士鄉舉題名記

元朝文

重修儒學記

元閭復

常熟

三十五

二頁七

洙泗發源中國言吳公導一脈而南溍我吳俗變朴陋爲文章聖賢之澤後世深矣至元壬辰復監治吳郡朔望過郡庠縫掖雲集周覽殿廬歷年滋久徃徃廢而弗治頗以風教不競爲憂是時聞常熟有楊公伯麟覩廟學缺壞樂輸私帑爲崇飾聖殿賢廡門墻幄座以至吳公等諸儒祠宇繪塑丹雘粲然復新竊惟常熟言公故里故水號琴川橋名文學薰陶漸漬宜其異於他邑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方春按行屬

縣亟欲一往觀之尋以疾告遂不果是年冬間
居吳中前令尹孔君文貞介公之僭盛琦子應
順謁文以志歲月復聞學舊有記先儒文石具
在辭不敢當孔君道公之意甚勤復亦嘉公用
心有過人者不能不爲一言雖然公之作廟學
豈直爲觀美哉今文車混同皇仁一視䟽濬教
源此其時也吾願居是鄉蒞是邑者仰聖賢之
遺像誦聖賢之格言深求所謂君子小人學道
之義爲人上者推廣愛人之念以撫其下若慈

常熟

三十六

三百廿

父之保赤子爲人下者祇服易使之訓以奉其
上如孝子之事嚴父上下相安風恬俗熙庶幾
武城絃歌之化復見于茲邑豈直爲觀美哉於
是作爲歌詩以貽邑人公字祥甫世爲常熟人
甲子入太學戊辰登進士第仕至揚州觀察推
官其詞曰勾吳之墟古維荒遐維此常熟言公
之家公登聖門學列四科湔我吳俗洙泗一波
縣邑有學歷年孔多墜塗剝落棟宇欹斜彼美
揚公好善靡他作而新之亦孔之嘉孔堂巍巍

言祠峨峨有來邑人瞻望咨嗟如聆誨音如被
切磋學道一言是訓是訛君子愛人刑靡濫加
若係赤子維戢撫摩小人易使奚俟譴訶如聽
父教罔或僭差邑子彬彬樂育菁菁民物熙熙
薰沐泰和昔我來斯忝接使華尙覩厥成贊以
詠歌

此碑樹于禮門右

重修儒學記

元唐泳涯

常熟爲吳中四州冠州庠仍邑之舊左廟右學

常熟縣志

三七

三

規制宏敞自興劬距今幾八十禩歲月浸久上
漏旁穿往往視爲傳舍漫不加省至大戊申夏
四月樵李唐泳涯實始來典教周爰顧瞻謀所
以爲整葺計自秋徂冬畧見端緒繼而窘於資
用工弗克竟越明年二月古汴韓侯來尹是州
首以此事白侯侯曰古之化民成俗者常先教
而後政子姑徐徐毋庸亟國家崇重學校詔書
每下必以作養後進爲第一義今茲大學課講
已有定式獨鄉學生徒晨星非闕歟于是增廣

員額申嚴規矩有肄業者從本州畀以公憑不旬月間童丱雲集遂至五十餘人日給師生二膳卯而入盡酉而出絃誦之聲朝暮不輟侯朔望視學殿謁既畢坐明倫堂召諸生問所業敘長幼程優劣進退周旋濟濟如也廉車按臨嘉侯之績上其事于憲臺以爲諸學矜式當路稱賞侯既興舉小學又慮租糧不足以贍廼倡率同寅捐已俸助之絕邦之大夫士亦莫不翕然從命侯曰教事粗習人情粗孚可以議修廟學

常熟縣志

三六

三

矣居無何沙溪盛登仕琦楊山長應順盛山長應鳳聞之喜曰文廟吾先翁所葺也繼述之責曷嘗一日不以介懷抱頃雖重建櫺星猶惧未能大慰先志辛亥三月遣侯亮裹糧而來徵工興役自儀門至禮殿靡一不葺閱四旬而後畢由是頓復舊觀不至貽風雨憂唯泮宮兩廡弊漏日甚侯曰是非得慷慨特達者莫能辦吾事州判李敦武深以爲然未幾有福山曹萬戶南金與弟司承進義良玉總直承直濟平準副使

友仁皆領會侯意謂其客趙良夔莫汝礪曰修
泮義事也予何敢靳亟捐金俾周元掌之量其
用度時其支給州委盛元任董工之責仍分委
學職張汝玉周炳文姚振孫左右協贊焉衆工
具興役夫咸集悉撤舊部更復之陶瓦視昔增
什之四榱桷朽腐易以堅壯棗椀傾撓更以端
勁綢繆牖戶塗暨垣牖黜堊相輝丹碧交絢由
內及外煥然爲之一新是役也始于辛亥季冬
畢于壬子孟春工費繁夥良不易易向非邦侯
意氣感召精神鼓舞與夫州之長貳僚佐相與
畢力從臾疇克臻是耶抑此邦爲言游故里文
學之士代不乏人矧今廟庭整肅黌舍寬潔蹈
德泳仁綽有餘地講習於斯者謂宜以學道自
勉求無愧于前哲此則邦侯新美之初意而亦
職教者之所望也侯名居仁字君美號艾溪寬
仁愛人以賢能聞于時嘗爲監學官矣兩綰郡
符皆有善政雖古循吏無以加侯旣解去諸生
不能忘侯之功遂書其顛末而刻于石

此碑樹于禮門左

重修儒學記

元天台陳基

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爚實重修焉距今若干歲而常熟陞縣爲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伯麟楊應鳳曹南金等嘗一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元十九年教諭天台陳聚以教養餘力節縮衆費卽其弊蠹者而繕且葺焉越三年今守禦元帥兼知州事海陽盧侯視事之日卽謁先聖先賢環睹廟學思有以振

常熟

四十

三百六

其廢墜方是時兵興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戲下而謂之曰吾與若屬扞茲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爲不肖辱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以吾爲厲已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惟命於是輸材運甓執斧操塲者奔走後先唯侯所欲爲凡前人之所以葺而不能不圯闕與未及修而在所不能容已者宜其急緩而次第之內而禮殿講堂旁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門學門戟門與夫丹陽公泊

后土之有祠三賢之有堂采芹之有亭小大畢
舉又新築石堤于學宮之南樹墻七尺修三十
丈用錢若干緡皆捐已俸而廩無所與庀役若
千工悉給軍伍而民不擾工既訖功侯率同僚
以時廟謁獻饗有容師弟子員教養有所士民
具瞻咸曰始侯將兵蒞州守城以衛吾父兄今
領邦伯又飾學宮以淑吾子弟侯有德于吾州
甚厚盍有繼述以圖不朽乎教授于德潛率執
事者伐石來謁文爲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
不書非常事而后大書特書屢不一書之常熟
在古爲要荒之地在春秋爲子游之鄉在今爲
吳之北藩自郡縣通祀孔子而常熟之廟學自
宋端平迄今凡幾脩矣承平之日海內晏安民
無戰鬪之虞邑無桴鼓之警縉紳君子仕文學
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不同矣及天下兵
興所在城邑爲墟生民淪胥水火其幸而免者
不爲魚肉幸矣何暇恤夫學校之廢興爲哉侯
起于武弁身擐甲冑手執干戈戮力攻戰繕完

城堡爲國藩屏此其職也至于學校承平大夫尚或有所不暇而侯於多事之秋廼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庶親率師徒致力于此而完且速豈非所當書者乎吾閩州之民有利學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其正其疆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養有具有司之責也侯勉乎哉因書以告來者侯名鎮字子安董是役者元師府照磨吳啓宗令史貝良瑜也

此碑樹于禮門右

常熟縣志

四三

三百九

元常熟州知州孔公德政碑

皇上至仁如天化流四海日月所照舟車所通莫不建置郡縣選用循良爲之令長所以宣布德意嘉惠元元恩至渥也凡祗厥官者必虔共上命奉敷王休毋怠乃事斯爲稱職蘇之常熟爲浙右壯縣腋江距海延袤百餘里民物楛蕃征賦浩瀚夙號繁劇非有優爲之材鮮能勝任東平孔君以至元丁亥來莅茲邑其始至視簿書焚如也問錢穀茫如也延省其民

單弱者嗻嗻彊梗者噍噍也公徐而理之不動
聲色是歲大水汎濫飄溺田廬飢民流離公申
明發廩賑飢拯溺全活甚衆明年遂躬督郊民
疏港浦洩積水而注之江於是澤國之田棊棊
可種秋乃大熟公初蒞事邑之富豪以私謁干
之公以理論遣折服其心由是吏民望風敬畏
縣有官租數千石爲勢豪所占吏不敢問覈實
其數感以誠意莫不輸納大抵公之爲政唯務
與民相安不欲邀烈聲沽虛譽至于休以權勢

汙以貨利則毅然弗之顧也以故視事暮年政
通訟簡民心孚格昔之焚如者今以井井蒞如
者今以條條嗻嗻者哈哈噍噍者仳仳三年之
間撫摩愛育未始一日忘故雖民罹水災而田
野開闢戶口蕃衍邑境恬熙公之任政於是乎
效昔漢章帝有云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如襄城
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殆近之矣何武爲
吏所至無赫赫名去後人皆思之夫爲政而安
靜不煩使人有去後之思何必更求他異而立

赫赫名耶劉何非公匹也而政或與之類人但知公之政而不知公之政蓋有所本公 宣聖後也中都之法得於家傳學道愛人恪守先訓自公少時以才名處東平嚴侯幕府以至 廷擢用三十餘年歷十數任簿齊河宰夏津宰黃縣又宰華亭董棊陽鐵冶任濟南經歷在在有聲而黃縣尤表表按察陳公 過蒲稱善播之聲詩鑿之于石齊魯間人多能誦之常熟言游故里也弦歌洋洋廟貌奕奕而公以聖人後來常爲之宰誠盛事也而治效又如此真可謂上能宣 朝廷之德下不負家庭之傳爲吏稱職詎有過於是者乎公名文貞字從善博學能文尤工詩詞鳴琴之暇與邑之士大夫往來賡詠皆粲然可觀此又政事之外者公旣解龜兩閱暮已邑人思公益切一日相率謂曰公三年相安之政其可忘耶乃爲之立石紀其德政以傳方來其辭曰

公宣聖裔

來宰于茲

茲言游鄉

抑何幸而 歲在丁亥 大水民飢
賑飢拯溺 公全活之 水患未息
民情鬱伊 邑有港浦 躬督疏治
公心如水 罔于以私 寧忤權勢
俾糧不虧 三年報政 民心攸依
公之遺愛 如何勿思 尼山峩峨
虞山巍巍 沂水淵淵 琴水漪漪
思公之德 何有已時 百世而下

視此豐碑

此碑樹于禮門左

盧侯生祠記

元周馳

子游在聖門以文學著名而其宰武城則能以
學道愛人爲先務常熟公故里也凡官于此者
當以公爲則大德癸卯濮陽盧侯來守是州始
至祇謁先聖祠顧瞻公像深惟學道愛人之政
不敢不勉夫常熟之爲州也土地廣袤人民富
庶視他州爲劇自非有明敏剛正之才鮮克勝
其任者侯天資沉毅識度宏遠御史以嚴待人

以恕聽訟精明而臨事詳審下車之初民有寃不能伸至與平反而得直者四十餘人歲饑則勸率富民出粟以濟貧乏俾無流離轉徙之患與夫新社稷之舊址展公宇之宏規其於興利除害不啻如嗜欲然故五載之間於常熟一州無遺便且以爲學校風化之原政教所繫簿書期會之餘必以詩書禮樂爲務春秋祭祀朔望拜謁未嘗少懈至如殿廡從祀諸賢遺像未稱尊崇之意則易以縑素祭器襍用陶瓦竹木參

錯不齊則鑄銅爲之言子廢集則重新鍍梓學田湮沒則嚴加覈實而增羨之若然者侯之於學道愛人可謂知所本矣侯旣去官之踰歲州之士民相與議曰古之仁愛及人流芳百世如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祜以惠民到于今稱之近世邑令脩齋王公亦祠于學今立祠以無忘侯之德是亦風化之一助也祠成乃請余紀述其事以示久遠余嘗辱爲侯之寮佐不可以文詞鄙陋辭乃依士民陳少雅等狀而爲次第侯

名克治字仲敬云至大二年正月七日記

此碑樹于禮門左

國朝文

重修廟學記

建安楊榮

大學士

宣德癸丑常熟重修廟學成吏部稽勲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嘗遊是學來請於予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矧始于宋至和重修于開禧端平而再葺于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槩舉也洪惟

常熟縣志

四十七

三頁

國朝文教聿興洪武庚辛教諭朱昞來掌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游祠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浸以圯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教諭汝寬典教茲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繁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爲者爲之若廊廡講堂門垣齋舍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

之勤亦慨然曰學宮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頽廢而不加力寧無愧焉迺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鎰翁玘力贊助之命耆老平孟悅等督其事衡適得請于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錢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王惠吉陳崇道張士良錢汝周揚師顏等捐貲以助于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椽桷瓦甍墻壁之毀者易之帷幙器用之弊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時所修葺者輪煥華彩相爲炫耀焉是役也不煩于

官不擾于民而率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示不朽予嘉佐邑者之得人又嘉衡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不辭其請而爲之言曰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爲國家先務也天啟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內則立胄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有法規制蓋已超軼漢唐宋則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 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凡一言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弘堯舜之治而又屢詔天

下修理廟學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而常熟
邑佐李子廉郭南氏知其所重一新學宮可謂
能祇順德意者已夫常熟乃子游過化之地子
游聖門高弟也自今縣之令佐與夫爲師生者
優游于茲當何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
務爲已之學盡乎孝弟忠信之道勿徒銜名譽
徇利祿以負國家建學立師之盛意則庶乎其
可也故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此碑樹于戟門左

常熟縣志

四九

重修廟學記

浚儀趙永言 教諭

學校所以育人材明人倫也人倫明則風俗美
英才出則治道隆此學校有關於名教也大矣
常熟儒學在縣治東南一里始于宋之慶曆左
廟右學前兩廡廡前有戟門戟門之南爲孺星
門東爲神厨西爲刑牲房廟後吳國言公祠學
內外二門中鑿爲泮伐石爲梁而加之以木明
倫有堂堂之兩旁爲齋各虛四楹齋上下又各
連六楹爲諸生講肄所堂後有寢泮左爲庫右

則爲張尉旭之祠也歷元迄今凡四百有餘歲
若縣尹孫應時王爚韓居仁教授唐泳涯陳聚
士民楊伯麟等隨壞隨葺仍舊貫也正統改元
丙辰五月予承乏是學載瞻載顧廟廡輪奐言
祠新建前軒皆縣尹郭侯之力也少傅建安楊
公榮嘗記之而學之堂齋隘且弊予謀于侯曰
廟旣新矣學其可以弗新乎侯曰當徐圖之未
幾侯偕丞分宜李子廉簿延平陳陽福戾止顧
謂予曰堂齋將旋可理子其相與計之予曰堂

隘可廣基下可高齋各可拓儲庑逼堂非其所
也頤養逼齋非其地也學官廨宇猶未備也架
梁以木不能久也侯諾而還首命工畀石斧斲
踰月而橋成徐輒經度市木將備適侯如京師
語丞治之會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吉豐彭公駐
車亦以堂舍卑狹習射寫遠二者未宜丞亟治
之拓基丈餘崇土三尺堂崇如舊工數經始于
是年十一月落成于十有二月侯還率僚案捐
月俸并募民之樂助東貿射圃得地若干畝西

質膳所廨宇又得地若干畝正東南故宇一區
存舊圃爲學之蔬畦正統辛酉春三月命生員
謝昇衛杰邑掾蘇拳楊林耆德平豫陳浩分董
其事徹其兩齋拓其址構以重屋工倍徙于昔
于是觀頤有堂學官有居習射有圃觀德有亭
易庫址以建儲庠置肅賓處敬爲致齋之所工
畢于是年九月高明爽塏斬焉一新吁宰是邑
者非一人教是邑者亦非一人偏觀舊記舉不
過去腐易新未有若此之拓建者今侯能之可

謂知所本矣抑侯蒞政以來凡諸壇壝與應祀
祠廟罔不修舉去淫祠三百餘處邑自元有弊
俗每歲春季賽會蠱惑臧善悉禁止斯亦政教
之大者也矧常熟子游故里子游游聖門以文
學名科禮樂爲教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師之處
於是知所以爲教弟子之游于是知所以爲學
將見英才出人倫明可以儷于古矣予首風教
不容嘿嘿遂撫其興學前後惠政始終勒石以
爲宰邑者勸侯名南字世南唐汾陽王三十三

世孫吳中賢大尹也

此碑樹于明倫堂右

重修廟學記

郡人徐有貞

大學士
武功伯

常熟蘇之上邑也蓋古吳國之虞鄉言游氏之古里也於今以文獻稱天下然其學宮雖舊而世弊未之收科目雖盛而士風未之振論者病焉先爲是邑者惟率簿書會計徵科之急而緩於學事成化改元之秋澶淵甘侯實來令是邑周爰顧瞻慨然以興修爲已任乃咨於學官及

常熟縣志

卷三

邑之賢者圖惟經營次第爲之以明年春歲事及秋而文廟禮殿暨左右廡戟門櫺星門像設祭器罔不畢具又明年春乃修子游之祠繼葺明倫之堂志道據德之齋建育賢之門闢觀德之圃架泮池之橋暨治師生之舍庫庖庖籩周垣坊表罔不畢飾蓋自經始之於落成載歷燠涼爲日三伯有奇而廟學規度於是乎稱邑人湖廣大參錢君以書來曰願有記於戲興學之舉甘侯維能之矣然吾於二三子尚有所論焉

夫上之爲教未嘗不欲其古若也下之爲學亦未嘗不欲其古若也考其成功卒未古之若者何哉豈其爲教與學之名與古同而所以爲教與學之實與古異與其在在上者不可語而在下者有可諉也古之士爲道德不爲功名不爲富貴今則或惟富貴之爲而已爲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爲乎功名而富貴在其中爲乎富貴則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安望其能古若哉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哲而常熟之鄉先生也其於

孔門以文學爲稱首而其言學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於魯論漢記彰彰矣然則其爲學也豈徒文哉蓋子游之學之道仲尼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其道雖達而在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足是不足以言學吾願與二三子省之由子游以求乎仲尼由仲尼以求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於道也若泝流而求源由一心而運

之天下小試而爲絃歌之治大行而成禮樂之
化庶幾哉其古若爾矣吾願與二三子勉之甘
侯名澤字弘濟以名進士爲名御史名憲副敷
歷內外臺誦而爲邑於斯其信而復陞也有公
道在焉

此碑樹于東碑亭

重修廟學記

邑人李傑

禮部尚書

立學教士自唐虞三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
所以爲教考諸經可見矣我朝立學徧天下悉

常熟縣志

五十四

三〇四

取聖言及先儒格言大訓輯錄成書俾士子誦
習服行教之之術視古加詳故雖遐陬僻壤文
風丕振而况常熟爲姑蘇上邑密邇 皇都沾
被文明之化最深以故士之育才於學而登賢
科躋臚仕者獨盛於南畿諸郡顧廟學歲久滋
弊弗稱具瞻弘治癸丑監察御史河南劉公奉
詔來巡思振士風必先學事乃卽贖刑之金以
爲修飾之費廟自聖賢像以及禮殿兩廡戟門
櫺星門煥然維新學自師生舍館會饌之堂習

射之圃以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飾經始於甲寅之春不五閱月而告成於是闔學師生謂予宜有言以紀成績夫祇宣

上德以興學爲首務劉公是舉可謂能盡激揚之職者矣吾黨之士所當自勵以副良有司之意宜如何耶嘗聞之魯穆子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云者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若東魯聖人是矣立功云者若臯夔稷契協和神人以贊化源立言云者若周程張朱倡明

理學以詔後之爲士者所以希賢希聖圖垂不朽之盛事舍是三者何以哉常熟自言子游氏北學聖門列於文學之科蓋古之立言而庶幾乎立德者使其大用於時則禮樂之化不但施於武城而臯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於戲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何子游氏奮于百世之上而後之聞風興起者寡也豈科舉利祿之學有以奪之耶朝家立學教士之意殆不如此吾黨之士知而戒之豈無踵子游之芳躅於百世之下

者哉劉公名廷瓚字宗敬巡歷所至風采凜凜
爵祿蓋未可量而知縣事澶淵王綸教諭徐朝
翰訓導王淑陳暢皆協力以相廟學之成者也
是爲記

此碑樹于明倫堂右

重建先聖廟記

四明楊守陞

吏部侍郎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先聖孔子廟歲久頽
靡將壓且舊規庠隘弗稱揭虔妥靈縣令楊君
子器欲作新而充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又言

常熟縣志

五十六

三百〇七

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蒞茲土者皆可之而
提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公移曰興學有司之
首務况廟廡聖賢棲神之所尤不可怠遑其亟
圖之乃俾會計帑羨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
董其事悉撤其舊而新之廟廡之側舊有倉徙
而之他以其地充拓廟址東西增四丈六尺南
北增一丈八尺築其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殿
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三間左鄉賢祠右
名宦祠各一間櫺星門如戟門之間門左有隙

地爲杏壇其東子游廟後觀德亭前爲齋舍左右各十八間其西明倫堂右及儀門之右爲訓導宅前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爲禮器之庫其西爲廩食之倉卽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堂齋及諸廨宇皆葺其舊而煥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之用百工之事共費帑羨白金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之師生容於方君欲請文勒石以示永久遂以屬予未幾而子器去爲考功主

事今方君又擢山東叅議因速予文嗟乎文逋久矣予非靳於言也蓋難爲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墻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親遊聖人之門墻而得見之故能爲是言今去聖旣遠學未見道望宮墻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爲言矣顧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爲學道者勉焉不可不一言之常熟縣學建置始末自宋元至

國朝數百年間碑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

矣今者作廟因撤其舊梁而得見其題識實端
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爚所建也以
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建者其可信乎學
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爲道盡在是者亦未
然哉必若今之撤廟窺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
然後爲真知也大學明德新民始於格物致知
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
真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
天下之事可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有言游者

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禮
樂爲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于文學之科孟
子稱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爲豪傑之才
鄉邑之士必有聞其風興起者矣今又得良有
司作新廟學以振厲之將必有豪傑之士學道
之君子得聖人之一體者出於其間以爲天下
國家之用以弼成斯世禮樂教化之功哉是
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
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予譟說哉

此碑樹于戟門左

重修廟學記

東陽王鈇

邑令

粵自魯侯嘗修泮宮公子魚董其事史克頌焉仲尼錄之以昭厥功咏事撫時曠世相感是歲壬子夏四月予方忝職是邦謁廟詣學第見仞墻崇嚴廟宇絢耀前後映帶莫辨新故竊自喜曰學校飭哉有進而告者曰學校久敝會稽鈕公署邑銳意作興言之當道出之公帑行之典史顏君伯芳俾任其勞乃春正月聚材鳩工命

常熟縣志卷之三

五十九

三百廿

日戒役自大門而禮殿經閣堂廡齋廬暨言公名宦鄉賢諸祠凡椽題楹楠之朽蝨者更之瓦甃石闌之傾墜者正之號房廢圯者營造之丹碧漫漶者鮮明之越三月竣事游居易心瞻視改觀作士振俗之助可嘉已乎予曰有是哉魯侯明德之風懋矣其所頌禱烏可已耶鈕公由禮科而臬憲以事誣遷貳是邑剗裁迎刃已不足爲其治矣學校之加飭其志蓋有在歟顧予會逢其適坐受厥成盍亦因其功以明其志乎

夫學校加飭存乎有司而其所以增重之者則深有望於士類增重云者奚俟他求子游言公邑之鄉先生也如公之徒繩繩焉學校不由是而增重乎言公崛起南服篤信聖師得文學一體朱子謂其學知有本異乎今世之文學予惟今世之文學詎宜異乎言公況 盛世興學造士之隆又大異於徃世士慶遭逢自不容不以學校自重是故本忠信以爲之實地勵行檢以爲之廉隅禮義自閑垣墉固焉德業日新堂宇

常熟縣志卷之六

李

三百卅

闢焉文藝發揚藻繪麗焉至于 明時薦拔以苾芬邦邑則又有司之所加飭者焉斯學斯宮誠哉譽髦淵藪迥出尋常視瞻之外言公文學之風徧矣其所增重不旣偉耶然則學校之設有本有文增重之者本也加飭之者文也本與文而交脩盡善之道也苟遺其本將輪轅飾而弗庸乎悉以識之庶幾知所重者求諸身心嗣後飭者考夫歲月若其勞績之著固無待於誇詡焉公諱緯字仲文浙之會稽人

此碑樹于禮門右

重修廟學記

邑人瞿景淳

禮部侍郎

侍御尚公奉

命按吳之戊午春行部至常熟

祇謁

先師時廟學多傾圮不治公顧瞻咨嗟

亟欲新之念民方困于軍需公私廩廩莫可爲

者乃計本院所餘贖金得五百八十兩發縣令

馮舜漁俾葺之馮乃鳩工飭材卜以嘉靖三十

六年九月十三日始事越次年六月初一日告

成廟貌孔嚴絃誦有所士類咸忻忻謀欲紀公

常熟縣學

卷二

三百六

績余時適典南試歸馮因諸生之請以記屬余

余曰事固有待哉惟茲廟肇自宋元厥有歷年

入國朝以來獨學諭羅汝寬邑佐李子廉郭

南一嘗修之然以力之不贍而仍其故者多矣

微尙公安知廟學之不浸以廢也自公之按吳

糾貪殘禁侵暴吏治咸貞威名所及島夷屏伏

公政績章甚然猶惟安吾之生乃茲廟學之新

俾人知自進于禮義淑其身心以自遠於禽獸

蓋公之愛吾人于是爲益深固宜諸生之德公

不已也夫王道之污隆係人才人才之盛衰係
學校學校之重于今天下久矣古今守土之臣
學廢不修率以時之多故日有不給爲解然人
存政舉豈可以罪夫時哉夫多故之時人之所
急者曰兵與食耳昔秦人起汧渭擁嶠函包巴
蜀戰勝諸侯富輕天下遂墟六國而定于一然
焚棄詩書禮教不脩人心之薄雖父子兄弟之
間滑然有離心故劉項起而諸將交臂乞降不
復知有君臣之義則以上不知教而士節不素
常熟係信學

勵之過也夫秦之形勝則天下奧區秦之銳士
則天下精甲秦之富厚則天下上腴然猶不足
以延祚而忽焉不祀治之所急者果徒在兵食
之間哉我
高皇帝之創大業也四方僭僞猶未盡平兵革
猶未盡偃首詔有司立學造士廟祀 孔子俾
學者知所嚮方 聖神有作度越常情蓋如此
公今遠承 聖謨所至率加惠學校在吾邑者
一旦翼翼嚴正有以起士子怠弛之氣而日進

不倦嗣今居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無負國家
造士之初意無愧先賢子游之鄉人公之所以
成人才裨治理者蓋未可量矣公豈以簿書先
禮教急一時富強之謀哉詩曰旣作泮宮淮夷
攸服言文德之可以懷遠也余于今蓋有望焉
公名維持字國相河南羅山人歲庚子發解第
一登辛丑進士以剛方直諒名臺中按吳一年
百廢具興城要害核兵糧諸所經畧必爲東南
久安計蓋治教兼舉者余紀公績特先學校以
常高學作學

六三

三百九

公深達治本且以示禮義之當明人心之當正
不可以一日忽也

此碑樹于戟門右

重修學記

邑人沈應魁

按察僉事

天生下民而陰騭之以治代亂是庸作爲君師
黃帝之興以蚩尤堯舜之誕以四凶神禹之生
以洪水湯武之起以桀受孔子之出以亂賊然
數聖遘時乘會值其易也孔子代逢叔季當其
難焉夫以君卑臣僭道喪權移太阿倒授於凶

德戎夷陵轢於中華天下岌岌矣孔子一相於
魯而正卯誅一會夾谷而齊侯懼雍容垂紳而
費人北萊夷却毅然筆削而冠履辨夷夏嚴無
君臨之位而猶賢堯舜無命討之柄而篡逆悚
息儻生今世登庸之寧俾奸雄之得志南北之
跋扈乎聖承天意出以救民用之者昌舍之者
亾秦之敝也焚書棄儒漢之伯也太牢王祀宋
之理也敦崇道學元之污也蔑廢彝典首建太
學彰明臥碑我

聖祖所以革命也撤像正號敬一是箴我
皇上所以建極也今觀黌宮庠序崇飭遐陬博
士弟子布列中外經有表章人有儒行家禮樂
而戶詩書可謂盛矣然而名存實喪文浮質漓
討論遺根極之要篇章課舉業之長帖括誦習
雕蟲絺繪邀譽一時叛聖彌遠眩其小慧而驟
施于政欲冀學道愛人難矣是以士罕表儀民
罔勸率忽夷夏之大坊閭匡攘之至計德不勝
妖義詘於戰非儒之不効于天下漸靡使然爾

海虞常熟爲吳之首邑巫咸子游之孕靈而虞仲仲雍之遺俗也颯颯乎禮讓文學逖自古哉巍然素王南面屹立配以十哲七十子列兩廡而諸儒從焉北有啟聖祠以示追崇東有言公祠以表專設廟棟翬飛宮墻帶繞而講堂西峙義在明倫二百年來中經劉侍御廷瓚揚縣令子器所葺久而寢敝比倭夷震驚士冒矢石拯亾之不暇烽烟僅戢陋制何觀乃御史大夫河南尙公維持字國相別號仰山巡行下車特先

風教謂廟貌不足以崇具瞻膠庠不足以資游息亟爲移文縣治覈帑羨餘計得五百八十餘金鳩工庀役鱗集磨至自正殿二祠廡宇戟門亭坊經閣賢宦諸祠以及師生肄業會饌之堂號房廂庫墻垣石闌靡不易朽以材易侈以正易故以新易危以安圯闕者增漫漶者鮮絢然霞輝奕然岑聳始于丁巳之冬訖于戊午之夏未半歲而厥工落成焉是役也於民亡擾於官亾耗裁冗費蠲繁役遏奸究議贖刑不勞力而

經始裕如君子曰善今而後徂庭倍肅入室加
敬奠設有嚴尸祝有閑絃歌之音取便拊擊周
折之儀可以相觀矣尙公家邇鄒魯學邃淵源
持節所至激揚有體將使軍旅之事不得以先
俎豆爲臣教之殉忠爲子教之殉孝以文偃武
以義銷兵潛回中夏之夷心談笑折衝於荒服
奚啻入學受成在泮獻馘而已焉孔子曰我戰
則克得其道也大哉憲臣之用心乎風聲樹而
軌物章柔遠在邇化之始也凡我師傅其益務
自敬約端厥模範凡我同志庶其濯摩遜業升
堂覩奧以仰副上官作新之意不負爲巫咸子
游之鄉人毋徒射策決科媒銜青紫以學舍爲
遽廬斯可矣知縣事馮公舜漁字澤甫共命夙
戒敏慎相成庶氓子來幽明胥悅非愷悌君子
將焉致之茂哉丕績皆不可以不書是爲記

此碑樹于戟門左

伏羲贊

廬陵陳鳳梧

巡撫都御史

於維聖神繼天立極仰觀俯察封支斯畫始造

書契以代結繩開物成務萬古文明

神農贊

聖皇繼作與天合德始嘗百草以濟天札農有
耒耜市有交易澤被生民功垂無極

黃帝贊

帝德通變神化宜民垂裳而治上乾下坤井野
分州迎日推策百度惟熙萬世作則

帝堯贊

欽明揖遜德協萬邦魏乎成功煥乎文章天地

常軌

六十七

二百廿二

之大日月之光允執厥中道冠百王

帝舜贊

重華協帝授受于唐惟精惟一濬哲文明兩階
干羽九韶鳳皇恭已南面萬世綱常

禹王贊

文命四敷三聖一心有典有則克儉克勤成功
不伐善言則拜九州攸同萬世永賴

湯王贊

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建中于民萬邦惟懷顧諟

明命肇脩人紀垂裕後昆道統斯啟

文王贊

天德之純於穆不已肅肅雖緝熙敬止後天
八卦昭如日星大哉彖繫式開太平

武王贊

丕顯文謨丕承武烈偃武修文天下大悅丹書
之受洪範之咨百王遺緒一代丕基

周公贊

天生元聖道隆德備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上成

常

六

二百廿二

文武下啟孔顏功在萬世位參兩間

孔子贊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
義皇源啟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

顏子贊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
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曾子贊

守約而博學恕而德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

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子思贊

精之一傳誠之明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
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孟子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陂闢邪正論諤諤堯舜
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此碑樹于戟門左